



**THE FIRST
RATE POW
CAMP IN THE WORLD**

世界第一等

战俘营

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

郭维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维敬 著

世界第一等

THE FIRST
RATE POW
CAMP IN THE WORLD

战俘营

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郭维敬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004-8869-9

I. ①世… II. ①郭… III. ①抗美援朝战争—战俘问题—史料 IV. ①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410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郭 鹏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特邀顾问^{*}

丁 山 马牧鸣 王 楠 王迪康
李正凌 席 一 凌 青 程绍昆

^{*} 丁山：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军官队政委，后为我驻前苏联、日本大使馆武官；

马牧鸣：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代表团遣返委员会副处长，后任驻埃及、西班牙大使；

王楠：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报》主编，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

王迪康：原为战俘遣返委员会中方委员，后任总政秘书长；

李正凌：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干部，后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

席一：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副主任，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凌青：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代表团机要秘书，后任我国驻联合国首任代表；

程绍昆：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干部，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兼黄埔军校校友会秘书长。



在朝鲜战场上，坦克里的美国兵向我志愿军战士举手投降



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韩国战俘



中国人民志愿军救治伤病战俘，尽显人道主义





位于鸭绿江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外貌。



联合国军战俘们在我战俘营中享受舒适的战俘营生活



联合国军战俘及其家属收到来信时的喜悦



联合国军战俘们在阅览室里读书看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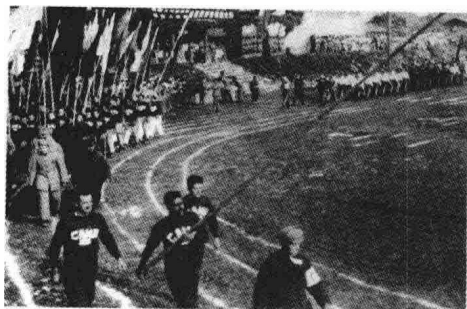


联合国军战俘们在享受节日会餐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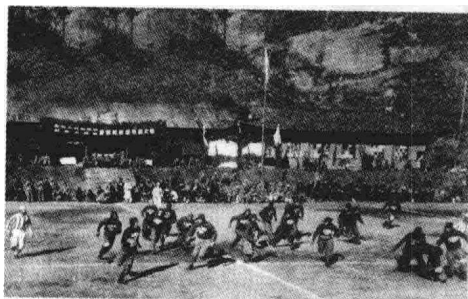


参加欢乐的文娱活动
联合国军战俘们在我战俘营中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召开的
“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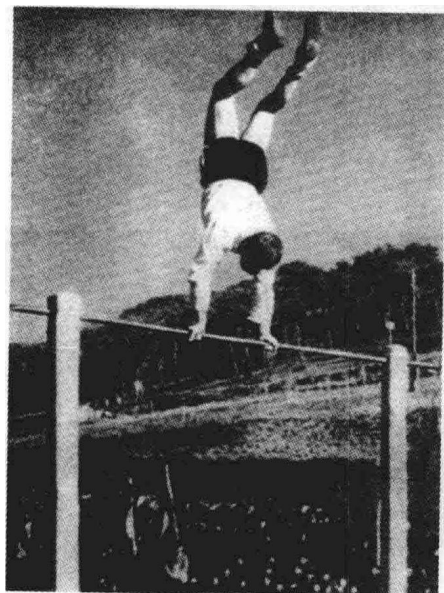


联合国军战俘们参加橄榄球比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战俘营的
联合国军战俘们在比赛篮球

联合国军战俘们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





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联合国军战俘被遣返



选择了中国的美国战俘温纳瑞斯与夫人及外孙女

前 言

59年前的1950年冬初，我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万里赴戎机”，自广西梧州军中，奉命只身北上，出国抗美援朝。从此，在异国战地，连续度过了6个春秋。鸭绿江畔和朝、韩军事分界线的南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我曾以中华民族所特具的博大胸襟，管理教育过五大洲15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宽待政策”，做过化敌为友的思想感情转化工作；在与美国代表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朝鲜停战谈判板门店代表团，我曾挥洒汗水，在停战前后，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在我志愿军首脑机关，我曾聆听过被国外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彭德怀司令员所发出的雄浑激越之声；至于披星戴月，踏雪踩冰，冒美机炸弹、凝固汽油弹的威胁，在朝鲜的夜空下，南北穿梭往来更不计其数！

朝鲜半岛，这个当年弥漫战火的地方与我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永难忘却的岁月记忆。尽管我脱去军装转业后不久即在国内政治风云中遭遇人生挫折，一路坎坷，但到白发两鬓，年逾古稀的暮年，我也始终没有淡忘那段为祖国荣誉长期战斗过的人生经历。这大半生时刻撞击我心灵的，就是我的抗美援朝战争情结。

因此，我在冥思苦想，酌量如何度过余年时，毅然拿起笔来，数易寒暑，首先写出了这本为我们共和国填补历史空白的《世界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在书中，我用亲历目睹的一桩桩事实，记录了英雄的中华儿女在极端严酷战争条件下，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两个光辉的“历史之最”。

其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异国土地上英勇作战，俘虏了黑、白、黄、棕多种肤色，不同语言，具有截然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大量联合国军官兵，这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实属空前，在世界战史中亦可谓仅见。

其二，我志愿军由前线到后方自始至终一律用尊重人权的人道主义，感化了各国俘虏，创造了被广大俘虏与世界舆论普遍称道不已的光辉事迹，使美国最高军政当局一度惊恐万状，陷入完全无法理解的高度惶惑状态。

正是由于前述原因，这本拙著首版后，分别在国内外不同角落引起关注。包括香港在内的南北各地若干重要报刊先后连载、选载或摘登书的内容，有的评论文章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颂歌”，有的则说这是“一部民族性格的颂歌”，我国人权研究会所出的《人权研究资料》刊出的题目为：《〈世界第一等战俘营〉——中国人道主义人权政策的光辉范例》，更为醒目传神。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曾用本书原版的第八章“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拍摄同名电视纪录片一部。至于国外，仅就美国空军某网站报道，本书原版在美国多家图书馆、英国伦敦的“东方与非洲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皆有馆藏。

出现这种情况，肯定自非偶然。国内读者显然是出于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的激荡，国外则是由于对中国人的刮目相看，出自一种研究求解的愿望。

如今，距本书首版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在中华腾飞，民族振兴，世界普遍厌弃战争的情况下，这本以人道主义为主旨，讲述以“和谐”二字贯穿全程的中华儿女的伟大创造之书，必能吸引海内外广大爱国华人与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各国人士的一致欢迎。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回首往事，浮想联翩，衷心期待着这本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问世后的盛况。

郭维敬

2009年5月1日于郑州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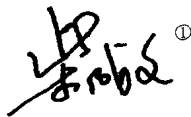
原版《序言》

作为亲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我十分高兴地读完了郭维敬同志所著的《世界第一等战俘营》这部书稿。郭维敬同志曾先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长期工作，直接参与了那时战俘的管理、遣返事务。他遍访当年的老战友，广泛搜集、整理了大量中外书刊和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他以翔实的、有许多是鲜为人知的史料，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如何对战俘救死扶伤，解除其恐惧心理；如何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跋山涉水，掩护战俘来到我们的战俘营；如何护送部分战俘到达敌军阵地前沿，予以释放；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被战俘们誉为“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世界第一等战俘营”，使战俘们过着身心健康的愉快生活，以至在遣返时，战俘们同我们的工作人员依依惜别，不少战俘在遣返后变为国际友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几十年来佳话频传。

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我军传统的宽待战俘政策，严格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关怀的事迹，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是高度文明的民族，具有博大胸怀与尊重人权的道义力量。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方对中朝被俘人员极尽残暴、虐待、迫害之能事。《日内瓦战俘公约》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为防止收容一方扣留战俘，公约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而美方在谈判桌上却公然以战俘为人质，提出“一对一的交换”、“以平民顶替战俘”、“志愿遣返”等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妄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无理主张。在美方战俘营，为了支持他们“志愿遣返”的主张，美方对我方被俘人员强迫进行“甄

别”，“甄别”前又强迫刺字、写血书，谁敢违抗，可随便将其殴打致死，造成无数惨案，既欠下了中朝人民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又延长了战争，增加了战场上双方的伤亡。而结果则是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更大，以致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然而，有着如此糟糕的人权记录的美国却自封为“人权法官”，公然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法庭”。它每年都要发表一篇所谓《人权报告》，挥舞人权大棒，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近年来，美国还特意散布“中国政府不关心人权”的谬论，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策动一些国家连连搞了7次反华提案，不仅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反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不少西方国家认识到，借人权问题搞对抗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本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才是大势所趋。然而美国在失败面前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对华政策要与人权问题挂钩，其叵测居心无非是借此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破坏中国的稳定，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人民一贯维护人权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所展现的人道主义崇高形象，中国人民为争取与维护人权的光辉业绩，必将光照千秋。



1999年5月

① 柴成文将军原为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谈判代表，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外事局长等职。

原版《作者的话》

1998年笔者在旅美前将所撰《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一书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付梓。到美后，笔者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获得了大量有关当年战俘方面的信息。因此，特在该书前增补了这篇前言，权当做旅美心得，介绍给国内读者。

根据美、英多种出版物记载，当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最高当局和美国防部、陆军部对被朝、中一方遣返回国的本国广大战俘“提心吊胆，疑虑重重”，生怕他们随处“大讲”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宽待政策，因而先后采取了多方面的特殊应急措施，予以“防范”，以免这些遣返回国的大量战俘“在军内、国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美国军政当局的惊恐与担忧，乃是意料中的必然情况，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伊始，即明令全军，约法三章（并协同友军），认真对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律严明，上下一致，这项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始终不渝的贯彻。因此，它最终深入各国战俘（五大洲15国）人心，使之深受感动，有口皆碑，一致赞誉。

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使联合国军大量被俘官兵的思想感情明显发生变化，最终成为国际友人，谈何容易！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竟奇迹般地做到了这一点。毋庸讳言，这一石破天惊的伟大成就在人类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确可被视为一朵鲜艳夺目、令人赞叹的奇葩，深深值得我全国人民永远为之自豪。

作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战士，我有幸能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管工作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遣返战俘工作亲历目睹，这使我终生难忘。在

萌生撰写《世界第一等战俘营》这本书的想法后，得到了许多老上级和老战友们的鼓励、支持，同时我也通过其他多种渠道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与中外著作、文献，这样就使我在执笔写作过程中，取舍比较有把握，得以力求做到事事有据，符合历史真实。

撰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行为，驾驭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项重大历史题材，我自觉力量绵薄，但我却怀着一个始终如一的希望：这就是总想使广大热心的读者通过这本书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从硝烟弥漫的火线到我志愿军战俘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如何千方百计，乃至置个人饥寒、安危、生死于不顾，自觉严格执行宽待政策，保护战俘安全的感人事迹；同时，又让读者们亲切感受到我志愿军宽待政策所具有并实际产生的巨大感人力量。这种力量，美英等西方国家迄今难以理解，在“困惑惊恐中”感到“神奇”和不可思议并不足怪。

抗美援朝战争已成为历史，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在美、英社会、学术界，却仍继续将其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加以研究。几十年来，美、英知名人士、专业作者、研究人员关于朝鲜战争、板门店停战谈判、双方战俘问题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且时至今日，仍不断有新著在书坛问世。

近十余年来，国内先后有几本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问世，但朝鲜战争对海内外广大炎黄子孙来说，却还是很陌生的。而且由陌生产生的冷漠尤为明显，更不必说在校青少年了，他们基本上对此一无所知，甚为可叹！关于朝鲜战争与板门店历史性谈判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与论著，也跟不上客观实际的需要，难以满足国内广大读者以及海外各国读者的冀求。

有的美国作者将朝鲜战争称做“罕见的战争”；将通过艰苦而长期的谈判，达成停战取得的和平，称做“难得的和平”。在我国五千年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应被视为深深值得全民族自豪的一次空前的、绝无仅有的伟大国际性战争。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它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彻底荡涤了百余年来我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的屈辱历史积存污垢，而且为中国人民在世界大舞台上重塑了光辉的国际形象，大大振奋了我民族精神。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任何人所难以否认的！

在许多方面，抗美援朝都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民，中